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七、虎

眾聲慘號驚呼中，為首五人，兩個被虎縱過時用後爪撲倒，跌個半死；三個被暗器打中，一死兩傷。柔雲正和林蓉在左側小樓上密談，想起公亮生氣，聞得虎嘯匆匆拿了兵器趕下樓來，敵人業已走遠，月光之下只見塵沙滾滾，山風大作，塵霧之中隱現出一人一虎的影子，晃眼便由林側山坡繞上山崖，一雙虎目火炬也似順著崖頂飛馳，轉眼越過崖去，所行正是惡霸方才去路，料知追趕不上。

柔雲恨到急處，忙取來響箭信號，向外發出。滿擬山外還有兩起追兵，只要知道虎女迷路，兩下夾攻，必能將其圍住，殺以泄恨。等了一會兒，接到響箭信號，乃兄並未發現敵人，業已趕回。等人到後一問，說是照著虎聲搜尋追趕，接連幾次俱都撲空。風雨崖並有一人被敵人暗殺，窮搜無跡，空自憤怒，無可如何。

總算第二次火勢不大，發覺又早，一會兒便自救滅。惡奴金三狼已死，下餘教師惡奴俱知這場禍事多由虐待土人大甚，強搶民女而起，又知主人搜刮大凶，無可剝削，誰也不曾提到分攤修復之事。惡霸更因妻公亮和鐵漢被人救走，虎女厲害，神出鬼沒，無人能敵。

想不到弄巧成拙，一人不曾收服，反與東山那班強敵結下深仇，早晚必有變故。當夜又死傷了幾個得力爪牙。雖還恃強，仍是不免優疑，心神不定，無暇他顧。只說了幾句狠話，便令眾惡奴備棺盛殮死屍，醫治傷人。由此分班加緊防守，自往新納愛妾房中安臥。接連數日居然未尋土人晦氣，暫且不提。

寇公遐先聽虎女、林蓉相繼催走，不令同路，只得照著林蓉先前所說途徑走去。起身較遲，路又不熟，到了崖上再一回望耽擱，等到翻過崖去一看，鐵漢已無蹤影，便順著山路一路攀援上下，往東山香粟村進發。走出不遠，忽聞虎嘯時東時西。隔了一會兒，又聽人馬喊殺之聲。

所行正是一帶峰腰，憑高回顧，遙望來路有兩起人馬帶了火把在山谷林野中飛馳往來。虎聲一起，便同分頭趕去；還未趕到，後面又有虎吼，轉身撲來。似這樣往返追撲了兩次，公遐也趕出老遠，人馬均被山崖擋住。最後一次，曾見一隻大虎，與方才虎女所騎彷彿相似，突由崖凹暗影中衝出，身上並未騎人，一路躡山過澗，朝來路莊中側面趕去。

這時惡霸兩起人馬業已會合，剛由虎前馳過。到了山谷左近，忽然分散開來，三兩人做一起，好似分頭埋伏，火也熄掉。內中兩人還隱向高崖樹林之後。那虎由敵人後面輕輕繞出，往環莊崖坡上躡去，並無一人發現。看神氣，敵人馬步均快，如非專向虎聲追逐，自己能否逃出都不一定。相隔最近時只有半里路，月光又明，不是到處樹林掩避，也難免於被他看破。

心中暗幸，再往前走，便被峰崖擋住，幾次回顧，均無影跡。跟著又聽兩聲虎吼，相繼由莊中隱隱傳來，料知那虎不止一隻。虎女不見，也許藏伏莊中未走；或是中途繞了回去，將妻公亮送到莊外。先在谷中與另一猛虎怒吼誘敵，東西相應，以為疑兵之計；未了再趕回去接應主人，莊中想必還有變故。

這樣一個年輕女子，孤身一人深入敵人虎穴，如人無人之境，端的智勇雙全，膽大包身，好生驚佩。那名叫林蓉的少女貌美端莊，人又義俠，比惡霸的妹子更好，不知怎會落在惡霸家中？聽她口氣，自稱身在虎口，頗為憂急。

但盼此去香粟村，尋見那幾位俠士，一同合力除去惡霸，使那許多土人得脫苦海，早將林蓉救出，也不在她待我的一番好處。念頭一轉，越想林蓉分手時惶急神情，越覺可慮，又想此女也許是惡霸強搶來的女子，武功偏又不差，將來不知能否再見？心情煩亂，腳底越發慌急。

林蓉原說香粟村也是一條山谷，外面是座高山，翻山而過便是谷的中部，主人住在下面竹林之內。路雖較近，形勢奇險，生人前往難免誤會。如由谷口進去，必須繞山而過，路要遠出一半。到時谷口柵門已早關閉，須等天明開放，要到天亮才行求見。並說谷口木柵並非防備歹人。

谷中人家不多，俱都武勇。為首三人本領更高，也不怕敵人侵犯。為了當地野獸太多，防傷谷中牲畜，設此柵門以作防禦。但谷口形如深弄，離開人家頗遠，無法喊應，到時還要小心，須防野豬青狼之類惡獸。好在會武，帶有兵刃暗器，口外有一石筍可以援上，靜等天明，當可無害。

青狼雖惡，因被主人滿山搜殺，聽說近已少見，也許不會遇上，終要小心一點等語。公遐終是性急，一路飛馳，不消個把時辰便趕了二三十里山路。到了東山腳下一看，天色離明尚早，路上並未遇到什麼野獸。心想，由谷口進去路程較遠，還是翻山而過，由所說危崖翻越下去要近得多。好在身邊帶有妻公亮的鐵環信符，可以明言。就是崖高路險，無法下去，只將主人喊出，便會接進。

主意打定，恰巧月光之下現出一條山路，似可到頂，並不難走，山又不高，忙即順路走上。到頂一看，不禁暗幸，原來側面不遠便是谷口。這時正有六七條大青狼在谷口外面奔馳出沒，忽然悄沒聲往谷口躡去，隔不一會兒似被木柵阻住，退將下來。似這樣此起彼落追撲不已，狼群漸漸越來越多，先後聚了一二十條。

內有兩狼縱退時口內還銜有大塊東西。下餘群狼好似餓極，立時掉頭縱起，紛紛搶奪，撲成一團。內中一狼動作較慢，不知怎的被同類撲倒，群狼立時爪牙兼施，爭先搶上，晃眼便被咬死。微聞幾聲慘嗥過處，便撕裂成了碎片，互相爭奪，亂撕亂咬，絞成上團。

月光照處，只見塵霧飛揚中狼影縱橫，爭撲不已，同類自相殘殺，晃眼之間又被撕裂了兩條。那狼都生得又長又壯，動作如飛，猛惡非常，為數又多。如被圍攻，定必前仆後繼，難於應付，比起昨夜所殺豹子還要厲害，休想活命。

暗忖，凶狼如此厲害，谷口並有木柵防備，林蓉只聽傳說，沒有來過，不知如此厲害，不能怪她，公亮家住此地，如何走時一句警告都無？幸而改走山頂，否則豈不被狼撕成粉碎，屍骨無存？方才又不令自己同路。心方不快，忽聽身旁草樹後面寨餌微響，心中一動，忙即拔劍回顧，瞥見深草裡現出三四點藍光，影綽綽兩條黑影。

定睛一看，正是兩條大凶狼，不知何時由草樹叢中悄沒聲掩將過來，不禁大驚。知道再往下走，月光便照不到，恰巧身側立著兩株大樹，知道這類凶狼來勢如箭，一人連敵兩狼，稍一疏忽便為所傷，忙把身子往樹後一轉，一手握劍，另一手剛將鋼鏢取出，還未及發。

那狼甚是凶狡，本意掩往山陰暗影之中，冷不防躡起，撲向人的肩頭。人一回身驚顧，一口便將咽喉咬斷，飽餐一頓。及見人已警覺，狼牙一伸，便相繼猛躡過來，忘了對面兩株大樹。公遐動作極快，人又機警，當頭一條一下撲空，仗著身子靈活，還未落地，便自掉頭，猛張毒口，想要咬下，公遐早有準備，單臂用力，照著狼頸就是一劍，眼見斃中，忽聽連聲慘嗥，那狼身子一挺，便順山坡朝下滾去，劍尖正斃草地上面。

方覺那狼狡猾，不曾斃中，第二條狼相繼躡到。正待翻手一劍往上撩去，不料那狼半身擦向樹幹上面，往側一偏，便自倒地，腰間好似掩著一支東西，正在地上打滾慘嗥。因落暗影之中，看不真切。

剛看出狼腰帶有寸許來長兩段白光，狼還未死，心中奇怪，待要上前斬牠一劍，忽聽腳底野草亂響，奔騰之聲。偏頭一看，山下群狼聞得上面狼嗥，除有四五隻尚在爭奪同類殘骨而外，下餘十多條正如箭也似紛紛往上躡來，已離山腰不遠。相隔第一條死狼落處已只數丈，晃眼便要躡到。

方覺不妙，忽聽樹上有人喝問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半夜三更來此窺探作什？又不由谷口正門入內，意欲何為？」

公遐忙答：「小弟寇公遐，婁公亮三兄命我來此，現有他的鐵環為證。」

左近大樹上便有三人手持兵器相繼縱落。內有兩人肩上各插著幾枝短柄鋼叉，寒光閃閃，甚是鋒利。一人搶向前去，用刀將第二狼殺死，拔下腰間短叉，把死狼朝山下甩去。群狼似均餓極，剛搶上半山，見兩隻死狼先後滾落，正在互相爭奪撕咬，往下滑退，只有兩條由別路繞上的大凶狼仍往上躡來。

持叉兩人方喊：「尊客不是外人，此狼厲害。今夜我們乘著月明，特意誘牠前來除害，山下還伏有多人。尊客誤走山頂，差點沒有受狼暗算。如走山下，我們人多，必先下手，反倒無妨。不過這樣也好，能夠多殺幾條，免得老早嚇退，又留後患；尊客地理不熟，請向後面，等我們先將上來這兩條除去。」

下面山口內羊叫甚急。群狼立由半山上帶了死狼一同滾躡下去，山上土石被帶落了一大片。內有一狼搶在前面，已過半山，聞得羊叫，正要回躡，上面鋼叉已由兩人手上發出，雙雙打中狼腰，連聲慘嗥，朝下滾落。群狼到了山腳，連死狼也不顧，便往谷口搶去。

這時，下面又有幾條大狼分路掩來，連同原有諸狼正往谷口搶去。忽聽一聲斷喝，谷口兩旁遠近石筍上各有壯士突然出現。一聲呼喝，便有無數鏢叉弩箭暴雨一般往狼群中打下。後到兩條大狼到得最後，始終抱著懷疑態度，自從一來便東張西顧，時進時退，並不隨眾搶上。

內中一狼好似餓極，一面按著半條死狼殘屍啃咬大嚼，二目凶睛不時斜睨前面狼群。已然驚退了兩次，並還昂首向上聞嗅，彷彿有什警兆，心神不安之狀。後聽谷口羊叫，群狼爭先擁上，山上的幾條又朝下滾躡，先往後略一驚退，放下殘骨，四面看了一眼，方始一聲怒吼，和另一大狼箭一般往谷口猛躡過去。

及聽人聲吶喊，立時掉頭回躡，看去動作機警已極，一縱就是好幾丈，逃得比誰都快。那些大小石筍最低的也有兩丈高下，十九平地突起，有的上面生著草樹藤蔓，散列谷口外面，約有三四十根。內有三根粗約一兩丈，上豐下銳，宛如一柄不整齊的斧頭釘在地上，形勢奇險。分列前面群狼來路，離谷口約有半里遠近。

所有埋伏均在兩旁石筍頂上，約有八九處。最多的地方才得三人，借著崖石草樹遮蔽，隱藏極巧。公遐方才由上下望，一個也未看出。前面斧形石筍本未見人，等到群狼聞聲驚退，往回亂竄，鏢叉弩箭紛紛打下，大小二十多條凶狼立被打中十之七八。

內有幾隻當時便被飛叉打斷脊梁，倒地身死，還有一隻竟被一支長矛釘向地上，餘者也帶傷飛逃。狼嗥之聲震動山野，亂成一團。為首兩條大狼最是凶狡，逃得也最快。上面許多又矛暗器均未打中，眼看逃過埋伏，鏢箭已難打中，猛又聽一聲斷喝，前面兩座石筍上長蛇也似飛起兩條長索，一先一後，恰將兩狼頭套住，用力一帶，跟著便有幾點寒星由上飛落。

那狼負痛一掙，頭頸索套立被勒緊，拖將過來，弔向空中，厲聲慘嗥，四足亂抓，搖晃了一陣便自死去。同時上面現出兩個矮子。下餘還有五狼負傷逃走，也吃新出現的兩人各用暗器打成重傷。有的滾倒在地，有的逃出不遠被遠近石筍上的人紛紛縱落追將上去。那狼受傷俱都不輕，逃走不快，見人追來，情急反噬，眾人刀槍並舉，當時了賬。

那些重傷倒地，還在掙扎嗥叫想要逃走的，也被眾人分別殺死。那往山頭躡上的兩隻凶狼，因見上有四人，狼性多疑，遇見生人，不看準對方無能膽小，同類不多，敵人再不止一個，決不輕易發難。照例將嘴拄地，厲聲怒嗥，向人發威。一面勾引同類上前夾攻。開頭仗仗同類勢力以多為勝，等到狼多人少，到手之後，分贓不均，再起爭奪，互相殘殺，看似合眾，實則陰險貪狡，沒有絲毫同類義氣，比什麼獸類都要凶狠殘忍。

這時一見上面人有四個，又都拿著兵器，方一進退怒吼，忽聽下面羊叫，回顧狼群紛紛下躡，自覺勢孤，驚疑起來。但又餓極，先在下面便聞到羊的氣息，隔著木柵，並未到嘴，空撲了一陣，越發饑火中燒。眼看美味在前，饑涎欲滴，又害怕，又疑心，不捨就退，各瞪著一雙凶睛，蹲伏在山坡上，露出一口狼牙利齒，凶睛膠陝，注定上面，連聲怒吼發威，準備待機而動，冷不防猛躡上去，咬緊人的咽喉，拖了屍首就往下滾。

不料上面敵人多是打獵的能手，為了前數日又發現凶狼的蹤跡，並有一同村挑野菜的女子歸來稍晚，為狼所傷。雖被人警覺，搶救回來，人已成了殘廢，幸而村中制有極靈效的傷藥，否則狼的爪牙奇毒，見血無救，連命也必難保。因此動了公憤，知道這批白額大青狼最是凶毒狡猾，比尋常狼類大出一倍，乃大白山中特產。

三年前不知怎會躡來本山，西山惡霸巴永富手下農奴傷亡頗多，後被一蒙面騎虎的女俠滿山追殺，群狼無法存身，逃來東山為害。惡霸巴永富也因那狼傷的雖是土人，無形中也是他的大害。經人說合，雙方合力，費了許多心計，方始搜殺殆盡。近一年來業已絕跡，不知怎會又來擾害。後來探明狼數不多，共只二三十隻一群，藏伏在一個形勢奇險的山凹之中。

看神氣好似前年沒有殺完的凶狼又生了幾隻小的。為了近年西山附近出了虎女和一隻專和野獸為敵的怪獸，山中野獸越來越少，像野豬一類太多成群逃亡。凶狼覓食太難，又在附近走動。此是狼類中最兇惡的一種，不大怕人。人數一比牠少，即便仗勢來攻，前仆後繼，不死不止。

再要餓極心慌，凶威大發，更是厲害。但最狡猾多疑，吃過一次苦頭，便不大肯來上鉤。逃得又遠，至少要隔好幾個月，還要餓極，才會再來嘗試。於是想好計策，乘著月明之夜，一網打盡。已埋伏了兩夜，狼的來去途向均早看好。一面在木柵內設下十幾條肥羊和一些打來的野兔，等其集中，全數趕到，方始下手。那狼真個狡猾，內有一半多是老狼，以前吃過苦頭，知道厲害，並不大學前來。

第一夜只來了三條，一前兩後，悄沒聲掩到谷外，隔著木柵，用前爪掏了幾隻野兔便各逃走。村人深知狼性，也未追趕。那狼吃到甜頭，回去報信，當夜由日落起便相繼偷偷掩來，還只到了一半。谷口內原有專人埋伏，故意將野兔掛在木柵裡面狼爪可以抓到之處，另外有繩牽引。

昨夜故意任其掏走幾隻，專一引逗，使其乾看著垂涎，不能到口。到了下半夜，群狼餓極，特意又讓牠抓走一條羊腿，使其互相爭奪，同類殘殺。那為首兩狼最是兇猛狡猾，走在遠處等候動靜。聞得狼嗥，終於忍耐不住，帶了同類相繼趕來。

上面三人原因以前曾有兩隻凶狼由山頂越崖而過，雖因崖壁高峻，無法下去，被眾警覺殺死，終恐萬一侵入內地，又是一條來去道路。正在守望，忽見生人趕來，似想越崖入村。近日和西山惡霸嫌怨漸深，已將破臉，先當公遐是奸細。後見來人理直氣壯，動作從容，並還知道這條路徑，心中奇怪。

同時發現兩條大狼由草裡掩來，似想繞崖而下，偷吃谷口的羊。見有人來忽又掉頭，想要撲去。正想下手將狼殺死，向前盤問，來人機警，已先警覺縱避。等到將狼殺死，來人說是帶有證物鐵指環，便知不是尋常，婁公亮也許出了變故，心方驚疑，未及細問，下面埋伏業已發動。

那兩條大凶狼為了方才幾次撲空，竟不願下去，還在坡上據地發威，蓄勢欲起，朝人猛撲，不禁大怒。內一少年年紀較輕，公遐剛看出他與長安城外馬上少年身形相似，心中驚喜，想要請教，少年已將同伴手中長叉匆匆拿過，口說：「你兩個對付那隻小的。」說罷，將叉尖朝下，順著山坡便往下走。

公遐見那兩狼一前一後斜伏坡上。四足抓地，身子後縮，目射凶光，全身用力，注定上面。兩狼一左一右，相去不過丈許。當頭一隻最大的看去又肥又壯，比常狼大出一倍以上，更顯威猛。一見少年緩步走下，口中怒吼發威，狼牙森列，映月如霜，身子越往後縮。

知道這類凶狼靈巧猛惡，與別的野獸不同，爪牙尖利，又有奇毒。少年似才十六七歲，人又生得文秀，初次相遇，看不出本領深淺。兩狼全神貫注在他身上，彷彿強弓引滿，一觸即發，稍一疏忽，便和箭一般急躡上來。少年以一敵二，一個不巧便為所傷。

看方才三狼死得那快，這三人所用暗器自極厲害，不知何故不用，卻任他一人犯險。這柄鋼叉又與方才打狼的短叉不同，人小

又長，少年拿在手上支地而行，看去並不靈活。惟恐有失，左手拿鏢，右手一緊寶劍，即忙挺身上前，少年相隔第一條大狼已只丈許光景。

那狼始終目注敵人，口中發威，身子逐漸後退，退勢極慢，身已縮短好些，一望而知以退為進，轉眼就要暴起。少年直如未見，偶然還要偏頭向上，與同伴笑話問答，身法也不輕快。走著走著，不知怎的，腳底一滑，身子一偏，幾乎跌倒，人狼相隔越近。

另一條較小的偏在一旁，見上面二人沒有動作，也將凶睛掉轉注少年身上，腳底用力，似要斜躡上未。公遐料知凶狼待機而動，乘隙進攻。一見少年大意失足，一點不像個會武功的人，先殺兩狼又未見他動手，心方一驚。微聞上面笑聲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少年身形一晃，還未立穩，當頭一條大狼本在怒吼發威，忽然悄沒聲往上躡來，其急如箭。

當時只覺一股急風，帶著一條長大狼影，朝前側面少年撲去。未容看清，耳聽一聲大喝，夾著凶狼慘嗥之聲，少年又頭揚處，一條狼影已隨手而起。同時又有兩股急風，帶著兩溜寒光，由頭上朝下飛落。第二條狼剛隨前狼縱起，恰被寒光打個正著。公遐情急心慌，手中鏢也剛發出，朝狼便打，耳聽連聲狼嗥，叭啞兩聲，兩條狼影已四足亂登，一路慘嗥滾轉飛舞而下。

少年一手拿著鋼叉，另一手拔出肩上寶劍，順著山坡急如走丸，飛馳而下，身法絕快。趕到半山險峻之處，縱身一躍，便由相隔好幾丈的山崖上飛身落地，竟搶在兩狼的面前。人已到地，狼才滾落。內一大狼負傷未死，見了仇人還想拼命狂噬。剛剛縱起朝人當頭撲去，吃少年身形微閃，避開來勢，縱將起來，反手一劍，將那和人差不多長的大凶狼攔腰斬為兩段。身法靈巧輕快，手法乾淨爽利，從所未見，忍不住叫起好來。

原來少年竟是有心做作，知道那狼來勢如風，專找對方空隙，稍一疏忽，立以全力進攻，加以生具特性，餓極之時，不論人畜，只要被其看中，不得止，決不後退，端的可惡已極。又有耐心，不是看準一撲即中，輕不發難。尤其是一人一狼對面相持，便認定是牠口中之物，非拼個死活吃到口裡不可。又最機警多疑，不易上套。少年上來先裝無用，回頭說笑，引使來撲，均未如願。

來後看出相隔尚遠，便往下走，快要隔近，再裝失足一滑，凶狼果以全力撲來。少年以前殺過好些凶狼，頗有經驗，早就看準來勢和應付方法，知道那狼照例用兩隻前爪撲人兩臂和手中兵器，同時用那狼牙利齒去咬對方咽喉。只一咬中，休想活命。見狼快要躡到，身子往下略蹲，再往旁一扭，右手叉往前一抬，左手緊握叉柄，右手一鬆，長蛇吐信，猛力往前一送。

雙方勢子都急，這類特製打獵的三尖鋼叉當中叉尖特長，兩旁叉尖微微往裡抱，只一下便由狼口穿進，透頸而出。那狼慘嗥一聲，隨著叉頭起處，後面兩條短腿便由叉底橫掃上來。少年知道那叉甚長，狼的後腿較短，雖抓不著自己，旁邊另一凶狼就要撲到，早有主意。叉住凶狼之後，不等狼身倒翻上來，就勢雙手握住叉柄，一擰一抖，隨著那狼翻舞之勢，朝側面凶狼擰去，恰巧攔腰撞上。

另一狼自己凌空縱起，不料整個狼身橫掃過來，本非打倒不可。上面三人的暗器又先後打中，怎能活命，一同往下滾落。倒是前一凶狼吃叉透頸而出，受傷雖重，並不曾死。因未傷腦，性子又長，倒地見了仇人，還想拼命反噬，仍被少年殺死。這時，下面群狼也被埋伏諸人相繼殺光。

公遐見這裡的人如此武勇，本領高強，好生驚喜佩服。

上下相隔尚遠，一看少年已往前面奔去，大聲疾呼，也未聽出說些什麼。

想起身後還有兩人，正要回上與說來意，忽聽上面說笑：「七叔到底年輕，這位尊客既拿三師叔鐵指環尋來，必有要事。他只顧殺狼，也不問人家來意。」

另一人答道：「七叔何等聰明！他必是去喊師父準備待客，同問來意，省得來客多費唇舌，又說兩遍。你沒見他在喊師父麼？否則，只剩兩條凶狼，誰都可以將牠除去，何必這樣性急，搶先下手，連頭也不回，先去喊人？這位師叔年紀雖輕，心思卻細。昨日聽說山口外有人尋他，並還殺了幾隻豹子，本想接待，等了一日夜並無影跡。這位尊客不知是否大師兄所說那位？怎會又與三師叔相遇？」

公遐聞言越喜，忙即轉身，上面兩人已走了下來。雙方正要交談，忽聽下面清嘯之聲。公遐回顧，乃是方才套狼的一個矮子。

對面兩人同聲笑道：「家師已知尊客遠來，並是三師叔好友，十分高興。現命我們請尊客同到山下，由二位師長陪同入內，到了荒村再作詳談罷。」